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宋王元澤傳 惡三

養生主篇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以為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

養生主之篇而次之於齊物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於人素定其分而不過其極故曰吾生也有涯役於

富貴悅於榮寵思慮交萌而妄情無限故曰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隨無涯之智

則生之所以不存矣生之所以不存則安足以免困苦之累歟故曰殆已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養生者內冥其極而任其自然忘善與惡則所以遠於刑名矣不善養生者思慮內萌而以善為善以惡為惡所以近於刑名矣遠刑名則生所以全近刑名則生所

以喪緣督以為經所謂道中庸也夫至人之養生不役物不喪真不擇地不害性而已故不役物則可以保身不喪真則可以全生不擇地則可以事親不害性則可以盡年此皆存諸已而已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木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數千牛矣而刀亦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亦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亦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運動刀甚微謐然已解如土

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生必有理而理出於性命之際能順其理則舉如其全生之妙此庖丁之解牛能依牛之天理而所以舉不見其全牛也然庖丁寓言養生於解牛必言其三年而又言其十九年者蓋言陰陽之數雖更而生之所以愈全也故曰未嘗見全牛又曰刀亦若新發於硎夫庖丁之能解牛者以其善刀故也善刀者全其刀之利韜藏而不銜也故曰善刀而藏之所以況養生者必全其生之之理而歸之老子所謂全而歸之是也文惠君遽悟庖丁之言而知養生所謂庶幾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生者本也形者枝也本固而枝缺則亦可以為全此右師雖介而生所以全公文軒

徒驚其形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斬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雉飲啄於野澤則忘形而樂生畜乎樊中則養形而傷生樂生則神所以全養形則生所以喪生之喪則未免乎憂累故曰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道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至人以生之為暫來以死之為暫往生不喜其成而死不悲其毀然老聃死而秦失弔之而三號者非所以哀其毀而蓋不能獨異於眾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夫至人忘情全真况然自得生死利害未嘗介蔓於胸中故適來則為時適去而能

順時不為之樂而順不為之哀此生之所以生生而無喪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天者命也命之所受於人不可逃追而已

逃其命則累其生適自致於憂患矣故曰

遁天之刑也帝亦命也命無係著則憂患

不能累其生故曰帝之縣解也養生者必

達乎二者之妙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薪繼薪則火不能滅知養生則生不能絕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絕則生所以久

所以無時而盡也故曰不知其盡也夫莊

子之言養生始乎有涯而終乎不盡者以

性命受之有分而能不累於榮辱利害則

生之所以不喪而無極矣所以終於不盡

也非明達者孰與於此乎

人間世篇

善養生者必自得於性命之際而無思無

為也無思無為則足以處人間應世變而

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而次之於養生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莫之曰將之衛曰莫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

天下之事變不一非經世者不足與之應

對鼎酢矣夫經世者本無我無我則無思

無為而患禍不能及之矣故仲尼者無我

也無我則已見無對於當天下之至變處

天下之至難則寂然不動而無纖毫之累

顏回者克己也克己則未至於無我當衛

君之輕用其國民則介然自動而欲以所

聞說之而幾不免於累夫仲尼之無我則

無思無為也顏回之克己則有思有為也

有思卒至於無思有為卒至於無為此顏

回終至於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者亦無

我也此二人足以為萬世法莊子所以首

於此篇而稱之也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
救

道集於虛而生於一者道之妙本矣夫
能抱一則足以為天下式故曰道不欲雜
不能抱一則支離而百端故曰雜則多惑
於百端則心不自止故曰多則擾心不自
止則未免於憂累故曰擾則憂未能自免
於憂累則豈能去他人之憂累乎故曰憂
而不救此皆有思有為之致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
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
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
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聖人無名所以無為無智所以無得無為
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
用智而所以有為有得也有為則物不相
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
智也者爭之器也

且得厚信石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
人惡有美也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
之若殆為人苗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
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
闢其捷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
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
死於暴人之前矣

目將焚之者所謂眸子眊焉是也色將平
之者所謂色皸皸焉是也口將營之者所
謂騰口之說是也容將形之者所謂以為
容悅是也心且成之者所謂役心從物是
也此皆不存諸己之累夫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
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
其君因其脩以擗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
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
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

況若乎

名實者虛器也聖人豈有心而求之歟故
寂然無為而聲迹俱泯凶患不可及之矣
此堯禹之所以能處天下也昧者不知其
然而深求於名實名實雖立而凶患繼至

此叢枝有扈之所以自喪其國也故曰是
皆求名實者也夫聖人之忘名實名實忘
而所以無我於天下萬物豈能累我乎使
聖人不忘於名實則名實立而有我於天
下萬物交至而為累聖人豈能勝之歟故

曰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曰曰端而
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
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達因衆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
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
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此內外雖正而由有內外
之別夫有內外者必有諸身有諸身則未
免於患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此顏

回未能忘我也故仲尼告之以其庸詎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有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諫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雖與天上古為徒而未得為無身也未得為無身者未得為無我也此仲尼由答之以烏可夫至人外無我而內無心體合太虛而不可得有故能使萬物俱化矣若與天上古為徒則未合於太虛烏能使萬物自化乎故曰

胡可以及化故無心於物則物莫不從有心於化則化未必及顏回欲化衛君也尚為有心而已矣故仲尼告之以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暉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道自集也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非由外知而由於內得也故曰無聽之耳而聽之之心既得之則然後以氣而得之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如此則至道集于己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然至道不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聰聽矣故曰聽止於耳耳者體也體既得之則合於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氣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則將以有思而戒則將以有為孔子將使顏回受其說故使之心齋而已矣故曰虛者心齋也然虛者一也齋者靜也一則足以應萬變靜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顏回悟心齋之言而遂忘於己也故曰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則亦可以經世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絕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夫無感其名則冲寂也物來則然後應不來則不自動譬由人籟受氣則鳴氣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閉也無毒者不治也善閉所以

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自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
應不得已而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
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泯然無為高世而絕迹則聖人所以為易
也超然有為經世而無患則聖人所以為
難也故曰絕迹易無行地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人者使然也天者自然也使然可以欺而
自然不可詐故曰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
難以為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虛則所以自白心虛則所以自靜靜則
定而性命之情不動矣然後吉祥所以乘
舍也故曰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心不虛則不止不止則不定不定則所以
徧法界役萬物而不能息形雖坐而心實
馳也故曰夫且不止是謂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外也心智內也惟能忘我則超然自
得耳目非必在外而心智非必在內體與
化合而理與神契況人間焉有不化乎故
曰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況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
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體合至虛則可以使萬物之化故曰是萬
物之化也禹舜有為之名羲蘧無為之至
有為無為均是至妙道至此而渾合而不
解散聖人終始於其間也夫道合則渾而
至妙離則散而猶精得其渾則足以任之
自化得其散則亦可使之入化矣故曰禹
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
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于嘗語
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卷三

十二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
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
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于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

經世之道必先於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
忘身則至於無我而信命則任其自然如
此則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於人間世
之篇首言顏回之化衛而次言葉公子高
之使齊也夫子高之使齊而仲尼告之以
義命此賢人之事而已所以降於顏回而
言之至于顏回之傳衛太子匡石之見齊
標杜于恭觀商丘之大木此皆有思有為
之事也故第降一等而言之人間世之說

無以復加矣此莊子為言盡道如此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
大戒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父子君臣之道立則萬事起萬事起而不
可以不慎故曰大戒夫父子內也君臣外
也內焉者主於命而外焉者主於義命所
以無間而義所以立我無間則不間於親
立我則能立於君親不可違而故曰不可
解於心君不可避而故曰無適而非君也
夫內事父而外事君是有諸身而已有諸
身必有諸事不可遁去而已矣故曰不可
逃於天地之間此事之自然而惟能順其
自然則免於憂累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不擇地而安之者所謂安土也不擇事而
安之者所謂不辭難也安土故能愛不辭

難故能誠愛必孝而誠必忠臣子之道盡
於此故曰孝之至忠之盛也至者次於盛
而盛者廣於至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夫子之事父知其有命臣之事君知其有
義守之於心而順其自然則悲喜不足以
動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於前
夫哀樂者心本無有而惟外物之所致能
守其心而忘於哀樂則達於義命之極而
死生所以安之也故曰德之至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臣子之事君親能安於命則忘身忘身則
生死不介於胸中故曰何暇至於悅生而
惡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友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
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
言天下之難者也
喜出於不喜怒出於不怒則其言所以盡

誠也喜出於喜而怒出於怒則其言所以
非誠也盡誠之言有法度而非誠之言多
過溢過溢之言傳之者非易也故曰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凡溢之類也矣矣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
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其幾
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
至多奇樂

以巧闢力卒乎陰以禮飲酒卒乎亂是皆
已甚之事也故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樂
此聖賢不為而已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
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孔子曰子欲無言聖人豈欲強言乎蓋無
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
所以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所行則
迹所以藏有所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

而真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于動真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屬

夫處心於寂然無事之際則和聲內蘊而夜氣自存達於性命之理而動靜正順矣若蹴之於紛然憂患之際則天真弗亂而夜氣不存達於性命之理而舉措乖迂矣故曰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屬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夫至人藏天真晦心術不期為而自為不必應而自應靜與物同而動與言會儻術

聰明務精察用心太過則舉措有不肖之累而禍患之來不知其所招而又不肖其終極也故曰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

人臣之道顧於義而已奉君之令則無改格君之非而無成故曰無遷令無勸成然既不遷令勸成而不能任其自然而達理以益上則所謂握苗而助長也故曰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美者充實惡者自找充實自找皆所以無虧也故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充實非一朝之所致故言在久自找不可革而已

故言不及改有美有惡則不若無美無惡也故曰可不慎歟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至人無心乘萬物以為心來去無礙而不居其一所謂遊心者也既乘物以為心則無為而已矣若其有為則非得已而有為是不得已而後應也然不得已而後應又能去其已甚而存于中所以全於道也故

田米萬物以為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為臣如此則盡道矣此千高賢而仲尼終告之以至人之道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焉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焉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道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

天生賢智所以輔于不賢不智矣賢智者術其賢智則不賢不智者起而為累矣惟能內冥賢智而外與物同則亦足免當世之患此顏闔之傳衛太子而蘧伯玉告之

以信理晦默之義故次於子高之事而言之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夫欲正

於人者必先正於己己正而人亦自正此蘧伯玉答顏闔之問而先之以正汝身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者天之委質也心者人之真君也委質

不可不全故曰形莫就若真君不可不和故曰心莫若和形全者不可曲從於一物心和者不可據發而示外故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為顯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夫君子外順而內正不務獨異於人矣故趨時應變而與物無迕蓋能通達其道而不立小廉以自高要之以無玷為美也故

曰達之人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恚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螳螂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

猛虎不敢害於養己者性雖惡而不敢犯其順也顏闔之傳衛太子太子之從於顏闔何異螳螂猛虎歟此伯玉所以引之而告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盤盛溺適有蚤蠹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一竹胃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仁人之愛物不失於愛而曲全其愛物有迂理則率而使順而終不忘其所愛矣豈務過愛而反傷其愛乎傷愛則以人而滅

天也故曰意有所至愛有所忘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繁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漏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櫟梁楠柚果蓀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子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不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杜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物之生長則所以為得性翦伐則所以為失性得性則為榮失性則為辱榮必有所譽而辱必有所毀齊之大櫟豈欲於失性之中而復求榮譽乎此所以不欲為社明矣而匠石之弟子尚疑焉此明至人之於世以道任性志已齊物而毀譽所以不及矣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其其所賴于棊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柳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于棊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 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廉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大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夫至人能存諸已而不斬乎用存諸已者足而用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者萬事之根本而莫大焉故莊子每以大樹而為况樹之為用則傷其根本而不用則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為材而無用為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蒂之道蓋亦言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商丘之木而嗟嘆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歟使神人以材而見用則不能全其命也何異宋氏之楸栢桑乎夫宋氏之

楸栢桑之先天以其小有材而已故小有材而不能明道以至於命則適自為累而已矣故曰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牛之白顙豚之亢鼻此物之所以不材也人之痔病此人之所以不材也巫祝皆為不祥而不用所以生全也生全所以得終其天年得終其天年則祥莫大焉故

○ 曰此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然莊子之言及此者蓋以處人間者不能晦道以忘已而多務術材以誇眾眾雖企慕而反傷其命矣豈若晦道以忘已藏材以全命而免經世之患乎此所以反復言之而寓意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胛為脅挫鍼治繯足以鉤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疏者形不正之人也形不正於外而實自正於內足可以全其命也故曰由足以終其天年然支離其形則尚能全其命

况支離其德而歸功於羣材外不銜其美而內不虧其實又豈不能全命而免人間之累乎故曰又况其支離其德者乎

○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大聖人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物亦莫能傷之夫孔子之心未嘗以經世為事其所以推而行之者直隨時而已故時之可行則成其功時之可止則全其生汎然無礙而感來不自以知覺此聖人之心如此也故接輿之歌所以寓聖人之心而莊子引之以終經世之道而亦自嘆其不得於時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胛為脅挫鍼治繯足以鉤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福輕乎羽，臭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道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能自全而已矣。工文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不材為神而無用為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世之道極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宋 王 元 澤 傳 惡四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內，而無待於外，則不適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為一。此王骀雖兀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智與化為一，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稚，以其庸常少稚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眾所謂大而化之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為聖人也。夫聖人非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尼。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為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